

香消玉殞千夫所指
國破身亡一女何辜

張友鸞
著

胭脂井

亡國帝妃傳



江蘇



張友鸞 著

胭脂井

亡國帝妃傳

胭脂井——亡国帝妃传/张友鸾 著

责任编辑：周 行 孙金荣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南京高云岭56号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南京七二一四工厂

开 本：787×1092mm 1/32

印 张：12

插 页：2

字 数：260,000

版 次：198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65,32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056-3/I·53

统一书号：10141·1200

定 价：2.40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回 目

- 第 一 回 读心并妙词勾后主
数旧事闲话起南朝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恋温柔太子思裙带
求嗣续皇后赐金钗…………… (9)
- 第 三 回 江小姐婉转承兄意
郑太监殷勤伺圣颜…………… (15)
- 第 四 回 闹宫闱郑监忙奔走
复官职江总乔作衙…………… (22)
- 第 五 回 郑太监出宫醉美酒
江尚书嫁妹得高官…………… (30)
- 第 六 回 宫闱多事宣帝升遐
庄严尽礼后主登极…………… (37)
- 第 七 回 陈后主冷落众妃嫔
张宫城调和好颜色…………… (43)
- 第 八 回 张宫城游说孔贵妃
蔡脱儿调离昭阳宫…………… (5)
- 第 九 回 张宫城原是智多星
陈后主惊见娇羞女…………… (59)

- 第十回 张丽华进幸成新宠
陈后主怡情听妙歌 (70)
- 第十一回 建楼望仙临春结绮
斗智江娘孔妃张嫔 (74)
- 第十二回 修容含泪倚枕挥笔
丽华带醉承幸怀胎 (81)
- 第十三回 立太子失色看金匣
慢群臣骄颜说敌兵 (88)
- 第十四回 酒酌闲情贵妃烹菜
琼枝雅弄后主吹箫 (96)
- 第十五回 陈后主迁驾临春阁
江修容初见张丽华 (104)
- 第十六回 群臣结亲孔范认妹
酒色过度后主生疮 (112)
- 第十七回 后主贪杯疮剧吃苦
阉人献计醢裸吞灰 (120)
- 第十八回 巧言宫闱太后释疑
戏语椒房贵妃得子 (128)
- 第十九回 储君遭废强易太子
沈后失宠议换正宫 (134)
- 第二十回 红妆寻梅点点添彩
玉履踏雪步步生莲 (140)
- 第二十一回 梅花林中秀色可餐
枯水井畔兴亡难论 (147)
- 第二十二回 蔡太监查案得珍珠
任蛮奴行贿蒙恩赦 (154)

- 第二十三回 陈后主微服游民间
张丽华乔装伴圣驾 (161)
- 第二十四回 父兄齐惊王府接驾
君臣同乐花厅舞蜂 (169)
- 第二十五回 战报入京采石失守
兵临城下将军请援 (176)
- 第二十六回 忠义臣御前论胜负
风流主枰上赌输赢 (182)
- 第二十七回 社稷危哉壮志难酬
将军老矣雄风犹在 (192)
- 第二十八回 怒斥奸佞拚将一死
愧对忠良始发三军 (199)
- 第二十九回 军前告急得乐且乐
殿后生悔欲悲难悲 (207)
- 第三十回 吓惊魂鬼影闹皇苑
抚军心人主发银餉 (215)
- 第三十一回 临战阵仓促练陈兵
抵营盘从容战隋将 (224)
- 第三十二回 子建突围军前赴义
广达破阵马上成仁 (231)
- 第三十三回 城破有期偎红倚翠
国亡无日对酒当歌 (241)
- 第三十四回 国建康复生惶恐心
移景阳又见无水井 (253)
- 第三十五回 千里尽失一局不舍
五内皆乱两言难猜 (260)

- 第三十六回 城破日泪眼凄然对
势危时君臣仓皇逃 (268)
- 第三十七回 衣冠御殿何似井底
淫逸亡国遽论骂名 (276)
- 第三十八回 擒虎进殿施号金銮
铸龙出井留名胭脂 (281)
- 第三十九回 瓮中鳖难改风流情
阶下囚未收伶俐性 (287)
- 第四十回 昏惨惨悲切思荣华
气冲冲愤然护金粉 (295)
- 第四十一回 抗凌辱张妃打隋将
寻声色晋王闹陈宫 (304)
- 第四十二回 污宫女暴兵道遂乐
读旧诗昏君寂寞悲 (314)
- 第四十三回 有重赏兵丁送书酒
为轻信后主透机关 (323)
- 第四十四回 论忠烈小卒夸两妃
迁长安降臣劝孤主 (333)
- 第四十五回 残灯荧荧睹物伤怀
鬼影憧憧失魂丧魄 (343)
- 第四十六回 异朝归命原是懦夫
同殿离心只因烈女 (350)
- 第四十七回 晋王有意难动芳心
古井无言可为明证 (361)
- 第四十八回 香消玉殒千夫所指
国破身亡一女何辜 (367)

第一回 读新诗妙词勾后主 敷旧事闲话起南朝

说起南京的古迹名胜，谁不知道台城之旁有鸡鸣寺，鸡鸣寺下有胭脂井！这鸡鸣寺原是个好去处，登楼远眺，右对紫金山，左是蜿蜒不断的城垣，迎面整个玄武湖，清清楚楚，就如一卷名画，放在案头。烟波之中，小舟出没，绿杨深处，隐约住有人家。这一点妙处，真足以使人心旷神怡，流连忘返。那胭脂井哩，离寺不远。原有井栏，绳痕寸许，上有轱辘木架，扯着两个水桶，上上下下，唧唧卡卡乱叫。据说那井水有几种好处，叫做清、香、柔、甘、净、不馊、不腐。恰与灵谷寺左近的八功德水，有些仿佛。凡是在鸡鸣寺吃茶的人，莫不咂舌赞美，说天下第一泉也未必胜过。只因后人为了打水方便，把井栏移到一旁。却也有那风雅之士，就着井栏，刻上胭脂井三个大字，使往来游客，一见之下，都不免怀慕美人，痛惜江山。至于那井栏是否果真六朝遗物，谁也不能论定。只怪如今的考古学家，没有功夫加以研究。如果这井果然是六朝古井，那故事可就长了，得从陈后主说起。

这陈后主名叫叔宝，号元秀，小名黄奴。世人相称的“陈叔宝全无心肝”，就是这位皇帝，他是陈朝第五位君

主。陈朝皇帝第一位是高祖陈霸先，辅佐梁朝，剿灭侯景，立下汗马功劳。他是一位明君，可是在位不过三年，即便驾崩。遗诏追临川王陈蒨入承大统，是为文帝。文帝乃是陈霸先的侄子，平日追随陈霸先左右，颇得欢心。因为他出身贫苦，所以一切俭约，真个爱民如子。这位君主，在位也只有七年。文帝死后，应该是太子继位。只因太子太脓包了，就由文帝之兄陈顼辅政。除了周公而外，那个辅位不想做皇帝？何况陈顼原和文帝是弟兄哩。辅政辅了两年，他就取而代帝了。宣帝自己，算得精明强干了，偏生却养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，这便是陈后主了。

陈后主出了娘胎，就便享福。做公子，做王爷，做皇子，自有他的老子去给他挣取一切。宣帝崩驾，后主登基，先下一道御诏，凡是鳏寡孤独，每人赏五斗谷、两匹绢。这种手脚，就可惊人。老百姓都以为这是皇帝仁德宽厚，岂知他是天生的这一股阔劲哩。就在那一年的七月，江水泛红，红得象血一般。由上游一直到南京，连行船的舟子，看着江水，都有些胆战心惊。

后主登基之后，改年号，叫做至德元年。他老子宣帝，给他留下了许多好官，后主都不喜欢，却喜欢一个礼部尚书江总。

这江总字总持，济阳考城人，原是个风流官儿，琴棋诗画，吹唱歌弹，无一不精。当宣帝在位之时，江总官太子詹事。那时后主年方二十余岁，两人性情，极为相投。于是后主就常常微行到他家里去。起初只是文酒之会，话文谈诗，唱唱曲子。后来江总见后主常谈到女人身上去，他这就转了一个念头。他心中想，如今的太子，便是将来的皇帝，如果同他有一点裙带姻缘，还怕不升官发财吗？想到这里，立刻得

着一个主意。好在是太子每天必来的，来了也不等门房通报，就一直走进书房里去。于是江总这天把书房铺设，另出心裁，搬几盆新鲜的花，燃几枝氤氲的香。果然太子来时，开口便问：“怎的今天房中，摆设恁般考究？”江总先是笑而不言，禁不住太子一问再问，便回道：“臣有小妹，向喜洁净，昨日偶闻臣言，太子时常微行过臣家，她便说道：

‘太子来了，我家中这般污乱，岂不亵了圣驾？’于是她就焚香拭几，加以检拂。”太子点头说：“真是慧心人，可说有其兄必有其妹了。”江总说：“这是太子过奖了。”就座之后，太子便问有什么新诗吗？念一点听听。江总道：“臣这些时日，诗思十分壅塞，一首也做不出，倒是小妹还有两章，怕的不足以供圣览。”太子说：“你何必代她客气呢？女人做诗，比我们男子要雅静得多哩！怎的倒如此说？可取出来，与孤一看。”江总道：“不是臣不肯奉诏，只因小妹的诗，向不示人，昨日臣问她要来看时，她还一再叮嘱。如果太子看了，外面必有所知，那时传播开来，小妹必将怨臣了。”天下事情，就是这样，越是秘密的事情，旁人就越要知道。江总这一说不打紧，太子简直十分的心痒，连连说道：“不碍不碍，孤不告诉人，谁会知道哩。”江总道：

“太子既如此说，可不要失信于一个女子。”说着话，便走近书几，从一堆书卷中，抽出了一卷浅绿的纸卷来，捏在手中，兀自叮嘱道：“太子一定不能和外人说的。”太子不耐烦了，一把抢将过去道：“你近来越发的琐碎了，孤跟谁去说？”太子口中说着话，眼睛却看着书面，只见绿绸面子贴着一个黄色书签，上写“修容绣余偶拈”。太子笑道：“不必打开了，但看这般书面，已自令人意远。”原来那时的书

并不是一本一本的，只是一卷一卷，好象如今的一轴画，不能拿在手里看，是要铺在桌上的。

太子说着话，且不打开来看，却放在鼻峰，嗅了几下道：“我道这屋中香味，不仅是花香烟香，还有脂粉香，不知道这脂粉香是由何处而来。这可被我寻着了，原来在这书卷上面。”江总见太子有点轻薄模样，便低首不答。太子自觉有些失言，赶快又说道：“你可不要生气，这脂粉香正是天地钟灵的一种秀气哩。”江总道：“太子的话，总不错的，不过……”正说至此，忽闻门外一阵环珮之声，由远而近。江总侧耳一听就站起身来。太子忙拖住他手膀道：“你要到那里去？”江总道：“恐是内眷，不知太子在此，如果闯将进来，岂不亵渎圣驾？”太子道：“你近来越发和孤生疏，简直不成个近习之臣了。你与孤在文字上应该是通家朋友才是，出其妻孥以相见，原是正理，怎的你倒说出这种话来？”江总现着满脸没奈何的样子，只好重行坐下。一会工夫，那环珮之声，在门口站住，便听有一阵娇滴滴的声音道：“哥哥在看书吗？”语音未绝，即便挑起帘来，方一探头，见屋中有生客，立刻缩将转去。

就在此一刹那，太子已瞥见那个人儿，面庞不瘦不肥，脂粉不浓不淡，衣服不花不素，真是清雅绝俗，意态可人。论说太子在宫中时，早已成婚，王妃沈氏，原是绝色佳人，只因见得久了，便不觉得。至于其他宫妃，未尝没有好看的，可是一着官中衣服，就现出呆板模样，那里能这样活泼轻盈？江总此时，不待太子招呼，即走至门前，向外说道：“阿妹你可以进来，太子在此，既然看见，也不必避讳啦。”此言一说，那位小姐只好又复进来，面对太子，就要行大礼。太

子连忙扶住说：“孤是私服微行，卿家切不要如此，但请坐下，我们谈谈诗文，也是一乐。如果过拘束了，孤倒不快哩。”江小姐说：“既是太子如此谕知，臣女依言便了。”在她说话之际，太子用双目细观，只见双腮之上，此时薄薄添了一层红晕，与刚才那副神态，又自不同。从前形容女子之美，说是六分颜色，四分娇羞，这种娇羞乃是自然流露，可以使男子梦魂颠倒。要想矫揉造作，也造作不出来的。这位陈太子，本是色鬼中的饿鬼，不知不觉，魂灵儿飞上半天去了。

江总见太子眼睛出了神，这便说道：“臣妹自幼爱弄翰墨，粗解吟咏，其实是做不好的。太子天资聪慧，不但不要见笑，还请加以指点。”太子忽听江总说话，仿佛醒悟过来，立刻把眼光又放到卷上，口中只说：“好的好的，如此慧人，当然是锦心绣口了。”诗卷只打开来翻了两尺，无奈心不在焉，好象那上面并没有字迹，只有个美人艳影。看了一会，却又开口问道：“卿名修容么？”

江小姐浅浅一笑道：“是的。臣女的诗，原不足以供御览，谨求太子，加以指点。”

太子觉得客气话也说完了，于是随手指着诗卷中一处道：“这个玉树后庭花的题目，就好极了，不必去读诗，也令人意远啦。”

江修容道：“这是太子过奖，那有做诗的只讲究题目的道理？大约其中不堪卒读，所以太子才说这话。”

太子忙道：“你看这起头两句：‘玉树后庭花，花开不复久。’就来得凄怨动人。令兄虽有文学盛名，我觉得这种灵空的句子，他却未必做得出来。”

江修容又是嫣然一笑道：“这种句子，那里说得上灵

空，纤弱得很哩。”

太子因为已经谈了诗，索性就在诗上找题目，他本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一瞬之间，就想了几句道：“孤近来也有几句诗，只没有题目，且念与卿家听。”

江小姐道：“太子诸作，臣女前已看到，真是字字珠玑，不比常人吐属，今日又蒙赐教，可算千万之幸。”

太子一笑，也不答言，即便念道：“丽宇芳林对高阁，新妆艳质本倾城，映户疑娇乍不进，出帷含态笑相迎。妖姬脸似花含露，玉树流光照后庭。”太子一面念，一面只用眼睛向江修容的脸上偷看。念完了，只见江修容已经把头低得无可再低。太子回过头再要和江总说话时，三不知的江总已溜出去了。太子不觉把椅子向前移了一移道：“我这首诗，原是信手拈来，正苦没有题目。倒想借用卿家玉树后庭花五个字，不知卿家肯借不肯借？”

江修容那里答得出话来，只在鼻子里哼了两声。太子见江总还没有进来，老实不客气，一伸手，扯了一扯她的衣襟说：“我很喜欢这玉树后庭花五个字，卿家借与我罢。”

江修容扶着椅扶手，向旁边偏了一偏说：“太子放稳重一点，想文字乃是天下公有，太子爱用这五个字，就用这五个字，如何说向臣女借用？何况臣女用那五个字，也只是信手拈来，算不了什么好题目哩。”太子见江修容已答了话，真是万千之喜。更不容分说，就把她的手捏着。此时江修容也不退让了，只凭他去。太子方待更进一步，却听屋外足音遑然，越近越响。到了门前，更加一声很重的咳嗽。太子知是江总来了，只好撒手，复归原座。

江总进门以后，没事人一般，洋洋的问道：“小妹才疏

学浅，太子和她谈文字，只怕她谈不上来罢。”

太子说：“卿家女学士，我是不及万一的，惭愧惭愧。”

江修容等太子把话说完，就扶椅站了起来道：“臣兄陪太子小谈罢。臣女尚有琐事，恕不同奉了。”

太子不好说留，只好望着她走。她走到门口，回过头来，眼睛轻瞟了一下，这才翩然而去。太子见江修容已去，便无精打采，略坐了一会，也就回宫。

从那日起，太子到江总家，越发走得勤快。果真江总也不避嫌疑，出其妻子以相见。太子和江修容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花前联句，诗上调情，打得火一般热。江总只似未见，全不言语。江总的妻子，也识得文字，解得风情，从中撮合，使太子连东宫都懒得回去了。

常言道得好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那宣帝乃是英明之主，耳目原来众多，太子在外行动，渐渐也被人探听出来，奏知宣帝。宣帝一听十分生气，立刻把太子叫将来，告诫一顿。这还不算，一道御旨，便把江总的官职革了。江总碰了皇帝的钉子，兀自的并不灰心。既然见不到太子的面，这就放出话去：如今是在野之身，长安居，大不易，决计携眷回考城故乡去了。三两相传，这话就传进了太子的耳中。太子纵然是怕皇帝老子，却更十分舍不得江修容。悄悄的叫小太监，带了封信与江总，那信中所说叫他不要着急，只在早晚之间等候万岁爷的脾气消了一消，准将为他设法，官还原职。另外还有个字条儿送与江修容，字条之外，附以玉环一双，翠簪两只，又配些胭脂花粉，聊表相思。

江总本来无心离开京都繁华之地，所以说要回考城去，无非是告诉太子，为他受了冤屈。太子一留，他可又有了词

儿啦，便托小太监，带回奏书，书中略说：臣被谗不能自存，本回田里，徐图晚盖；而东宫慈谕，又不得不暂留。臣进退狼狈，祈太子矜怜之。这回书说得婉转，也不讲一定就回考城。江修容也有封私信，讲了些怨抑之语，末了道：

“臣女命薄，上累储君，屡欲自裁，辄不得当。臣女本不足惜，然不能不为储君惜，更不能不为储君一脉息也。”

太子得了这封信，差点发了狂，在宫中一夜不曾睡觉，却得着一个主意。第二天一早他就跑去见皇后，先是不发一言，哀哀痛哭，皇后不知所以，吓了一跳。连忙问道：“皇儿何事，如此伤心？快站起来说，不要把我搅糊涂了。”

太子一面用袖子揩眼泪，一面又抽噎了几声。

皇后说：“皇儿，你怎么了？却这般脓包模样？你是一国储君，国人仰望，象这样，不要说被外人瞧见了，看你不起，就是宦官内侍们，将来也要说你是个脓包皇帝，那还能日临万民吗？”

太子呜咽已定，这便回道：“不是臣儿脓包，实因有一件委屈的心事，要待说罢，母后定得说我荒诞；待不说罢，此事不仅关乎臣儿的一身，还关乎大陈国祚。臣儿这一为难，所以就急出了眼泪。”

皇后道：“你站起来说呀。”

太子说：“等臣儿把话说完，如果母后应允了，臣儿就站起来；母后如不应允，臣儿只索在这里跪一辈子。”

皇后说：“你这孩子，也是这么大的人了，怎的这般说话？岂不让内侍们笑煞？你既是一国皇储，天下大事，就能做一半主，有什么值得这般为难的？”要知太子回答什么话，下回交代。

第二回 恋温柔太子思裙带 求嗣续皇后赐金钗

且说太子听了皇后的话便说道：“要是天下大事，那倒好办，只因是臣儿的私事，所以倒难办了。”

皇后道：“你有什么私事呢？”

太子道：“母后不知道吗？臣儿年已三十，后宫虽不乏人，却没有几个鼻眼齐整的。”

皇后听了此言，不禁笑道：“皇儿你快起来，你要弄几个皇妃，你只管去弄，这样郑重其事干什么？”

太子道：“臣儿东宫里差点人都住满，还要什么妃子贵人做什么？”

皇后越发笑道：“你这可叫我糊涂了，既不是这个意思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有话尽管说罢，不要老跟我打哑谜。打哑谜不要紧，你跪在那里不怕腿疼吗？”太子向前爬了一步，低低说道：“臣儿有个孩子，可是还没有出世。”

皇后听到一喜道：“是吗？哪一个妃子有了孕？你告诉我，我要另外派人去伺候。东宫里的宫娥内侍们，都是粗手笨脚的，她们不会照应产妇。而且这是国家大喜，也得奏知你父皇，怕不另外有金花美酒的封赏？”

太子道：“要是妃子们怀了孕，我自然明白奏知母后，还掩掩藏藏的做甚？”

皇后道：“是那一个贵人怀了孕么？这也不要紧，还不是一样吗？”

太子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你们年轻的孩子是靠不住，准是拈惹了什么宫娥。那也不要紧，反正是父皇赏与伺候你的，你要怎么就怎么。只是总要挑选一个平头正脸的，假如她给你养了一个儿子，她将来或许要母仪天下，这是大意不得的。”

太子道：“母后这又猜错了。臣儿纵然胡乱，也不至于恁般下流，宫娥们蠢如鹿豕，那里说得上母仪天下这等话。”

皇后道：“这就奇了，一样也不是，难道你自己会生孩子不成？”

太子道：“臣儿是有一段苦情，这个有孕的女子，并不在宫里。”

皇后一惊道：“不在宫里？在那儿呢？”

太子道：“她便是江总的妹妹。”

皇后说：“你太胡闹了，怎么弄到外面去了？”

太子道：“臣儿也知道这事做得不对，可是到了这个时候，有什么法子哩？如果尽她去，又怕的皇家种子，流落江湖，也不成个事体。要奏知父皇，父皇一定生气，说不定把江总一家大小，全数抓来，置之死地。因此，臣儿不得不奏明母后，今天只要母后说一句话，如果认，就想办法把她弄进宫来，如果不认她，臣儿既不愿失信于一个弱女子，也不愿丢了皇家颜面，今日就碰死在母后之前，表白这点冤孽。”

皇后把眉头皱了几皱说：“你这孩子，真不成话说！江